

要名利双收,要一夜暴富,就连坐车也要插队…… 中国人成“最急躁的地球人”?

近一段时间,中国的一系列社会焦点事件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在外媒眼中,中国人做事要名利双收;理财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就连坐车也经常插队。“中国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不过,曾研究过中国人的“时间观”的英国东亚文化学者马丁·雅格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质疑说:“一切问题真的都是速度的错吗?”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

“快”成为中国人现代生活标志

记者日前采访了一名曾多次到过中国的日本老人,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曾来过中国。他说,“当年在中国学会的中文基本上都不会说了。但是,有一个词记得非常清楚,同时也非常喜欢,就是‘蹭蹭’。”尽管中国人谁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但在这个日本人看来,这个词似乎代表着一种悠闲的生活。他说,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也在为快生活而烦恼,那时日本人生活有“三快”:吃饭快、大小便快、走路快。他注意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深圳出现了一个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那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才快了起来。

但最近中国发生的一些问题却让国内外质疑起近年来让中国人疲惫不堪的“快生活”。韩国《中央日报》8月1日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发展的真实写照。在经历姓社姓资的争论后,这一口号得到中国全社会的认可并迅速付诸实践。此后诞生了3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全中国各种“速度战”的事例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速度战”在中国取得令人惊

的成果,依靠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近来的一些事故表明追求速度的代价不菲。文章称,其实当年深圳的创业者还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只不过这句口号并没有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样被中国广泛接纳。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7月28日称,中国人开始反思他们对于“快”概念的崇拜。事实上,快节奏以及强调“快”成为一些中国人现代生活的标志。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中国人当下都热衷赶时间,到处都需要快节奏;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一些中国人总是风风火火,把每一天都当作打仗来过。他们认为快生活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担心这个机会不抓住,就会被社会抛弃,抓到手才是硬道理。但扪心自问:忙碌中的你,究竟有没有迷失生活方向。

从漠视时间到停不下脚步

实际上,曾几何时,“快生活”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只属于美英等西方列强。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具有的这一品性。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史密斯的这本书在“五四运动”后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议论。鲁迅曾遗憾没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好”。

如今,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经常性的急躁”。日本《产经新闻》不久前刊登一名日本学者的文章,讲述他遭遇的“焦急中国人”。文章称,在广州机场,因为大雨使航班延误和取消,被困机场的一些中国乘客大打出手,将候机厅的电话、电脑等设备破坏,还殴打机场工作人员。文章称,因为天气原因让乘客被困机场的事情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发生过,但中国人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一些乘客丧失了“自制力”。

实际上,现代生活节奏快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连人们走路的速度也相应变快。BBC引述英国学者的一项调查发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走路的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研究人员选

择世界上32个大城市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世界上居民走路最快的城市是新加坡,走60英尺(约18.3米)平均用时10.55秒。而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则是广州,世界排名第四,用时为10.94秒。BBC发现,排名前几名的大多是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城市。

曾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家具公司经理助理乌萨告诉记者,在中国留学期间,看到周围的中国人都是很繁忙,感觉他们走路时都是急匆匆的,生活中很少停下脚步。他感到很受震动,中国总是不断受到新鲜事物的推动,每个人都积极,国家和个人都在一步一步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努力地工作着。

日本一名经常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公司老板对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办理一些商务手续最快也要3个月。现在,中国人的速度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还出现了各种代办公司,几天就可以拿到所有手续。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还创造出很多行业,比如快递公司、快餐馆等,让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感到非常方便。”日本大阪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说,那些主张中国应当放缓发展节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失偏颇,因为这不是慢下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个别行业的问题视为整体社会发展速度有问题。毕竟在中国各方面建设及国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时候,中国社会保持快速增长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中国人的问题 让西方梦寐以求

“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曾以此为题刊登过一篇社论。确实,中国“快生活”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疲惫和困惑,但对于“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快生活”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发展动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记者输入“中国人”和“急”等关键词搜索,立刻弹出近2000条报道,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着急买房,一片新楼还未盖起就会吸引来一批购房者,甚至比售楼公司还着急,中国政府为此还下达了“限购令”。有英国网民感叹,这种好事是发生在英国,英国首相的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过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当年“高度成长期”,日本人的生活也处在“紧张快速状态”中。为了迎合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上班族快节奏的生活,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等快速食品。但是时间长了,很多人得了胃肠病,快生活的负面影响才被发现。当年,日本还频频爆发滥用添加剂事件及环境污染事件,许多人抱怨快生活让那种“下班后自己动手煮面条”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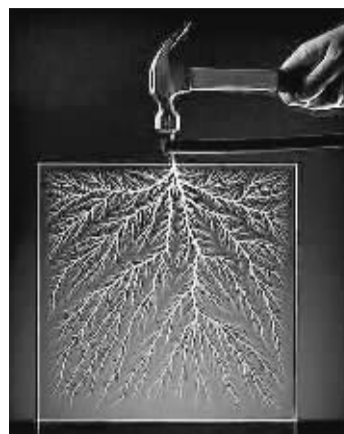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让日本人痛苦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整个日本突然“失速”,经济停滞不前。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增多,那些因失去工作而“慢”下来的日本人也失去了“精神支撑”。不久前,日本埼玉县一名中年男子失业后仍每天西装革履地上班,这样“装正常”两周后,终于被妻子发现。当天晚上他向妻子道歉后,就实施了自己解决失业的方法——在勒死妻子和7岁的儿子后,自己也上吊了。

法新社曾引述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可能会继续大踏步前进,这是它继续进行改革的条件。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这种快速增长是避免失业“成为一个巨大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对记者说,高速发展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钱乘旦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速度是否太快,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能否协调的问题,如速度和公平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

(据《环球时报》)

“电母”是个老男人



希克曼用电流制作出的美丽图案。

作为男人,伯特·希克曼显然并不乐于扮演“雷公”的角色。他更热爱闪电,并常常引用马克·吐温的话:“雷霆是好的,雷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闪电让其工作。”

实际上,他完全能被授予“人间电母”的称号。这位美国退休电气工程师通过聚丙烯和铁锤,成功地制作了闪电。

这些转瞬即逝的电光石火,并没有发生在天空中,而是有机玻璃板上。早在1777年,德国物理学家李庭博(G. Ghr. Lichtenberg)首次发现放电现象有时会在绝缘材料的表面或内部留下图案,这类图案后来被称为“李庭博图”。希克曼正是利用这种原理,成功“捕捉”到了闪电。

他首先用一台500万伏的粒子加速器向有机玻璃板释放电压,使玻璃板内部聚集了高达100万至250万伏的电荷。然后用锤子敲击固定在玻璃板上方的钉子,钉子接触玻璃板的一瞬间会发生介质击穿,伴随着强烈的闪光和巨响,原先被玻璃板这一绝缘体“困住”的电荷会迅速冲向钉子。

这一过程释放出巨大的热量,使玻璃板融化,并沿着电荷移动的路径发生断裂,从而产生闪电的图案。

“李庭博图”一般是分支状的,是高压电流沿着电气绝缘材料表面或内部释放,而形成的树状或者蕨类植物状雕塑样式。

希克曼并不满足于此。他和物理学家陶德·约翰逊制作出了星星、蝴蝶、橡树甚至太极阴阳图案。这些作品由一条光电组合而成,仿佛将闪电一瞬间炸开的样子冻结在了有机玻璃板内,令人惊叹不已。目前这些作品正在网上销售,价格在17英镑至299英镑不等。

网友卡罗利娜·科斯塔评论道:“使用500万伏的粒子加速器,让希克曼的科学艺术看似来自未来……你不需要在把科学原理搞懂的前提下欣赏这种美,闪电的样子已然被冻结在了时间里。艺术家希克曼超越了原始模式去创造这种美。”

希克曼还建立了一个名为“疯狂特斯拉”的网站,网站的首页赫然写着“用电子搞破坏超过40年”。他在网站上详细解释了“李庭博图”的原理,并附上捕捉闪电的教程,甚至还提供了一段视频供人们参考。

这位62岁的男人毫不掩饰对闪电的迷恋。他从小就崇拜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尼古拉·特斯拉。小学六年级时,他制作出第一个特斯拉线圈,初中一年级又开始制作霓虹灯变压器的供电线圈……他对电子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从十几岁一直“玩”到现在。

“我喜欢为当地组织、有潜质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压电爱好者做演示,我也从事高压电、气体击穿和电磁理论的研究。”他这样自我介绍。

化学家西奥多·格雷回忆起老朋友希克曼时说:“伯特的高压电设备占据了他大部分的走廊,看样子他的妻子在滑动门那里划了一道线——他们整齐的房子和混乱的实验室之间有着明显的分野。”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苦恼——房间的大小会限制一些设备的使用。但他对此无计可施,“并非所有的邻居都能分享我对噪声和火花的热情”,他的实验无法在户外进行。他因此笑称自己是“当地的消防隐患”。在对闪电的狂热背后,他也不忘提醒人们高压电设备的危险性——“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用一个风筝揭开了闪电的秘密。两百多年后,希克曼用几块有机玻璃板将闪电从自然现象变为艺术。正如李庭博所说:“每个人都是天才,真正将天才紧密联系起来的只有他们的高见。”

这些高见让科学和艺术不断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据《中国青年报》)